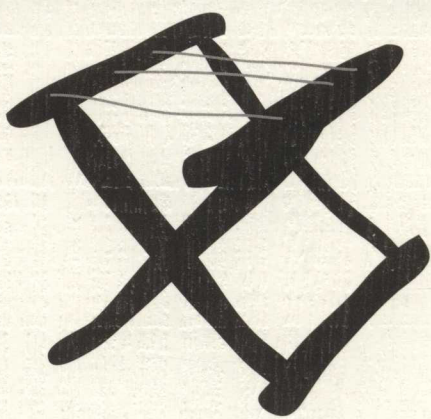


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阿城文集之五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阿城 著

阿城文集
之五

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 阿城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阿城文集)

ISBN 978-7-5399-9059-0

I. ①闲… II. ①阿…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3672号

书 名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著 者 阿 城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059-0

定 价 3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闲话闲说》是一个讲谈系列，“中国世俗与小说”乃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另外的话题，例如讲玉，例如讲饮食，例如讲孔子，例如讲营造，例如讲电影电视，例如讲晚明晚清，等等等等。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是许多次讲谈的集成，场合多样，有的是付费演讲，有的是朋友间的闲聊。讲谈的对象很杂，他们或是专业知识分子，或是凡人朋友等等，总之都不是写小说或研究小说的人。工作之余，他们有时用小说消遣一下，没有洁癖，读得很杂。

或许可以用法国人罗兰·巴特在《S/Z》中使用的阅读方法，他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桑》分为五百六十一个“阅读单位”，九十一个“枝节”，批评比原小说多出五六倍。我不怀疑听众和朋友们经过训练，都有能力这样来读小说，可是我知道，对听众演讲和与朋友闲谈，我们共通的知识财富是世俗经验。

注：此篇为一九九八年作家出版社版本的序言。

世俗经验最容易转为人文的视角。如此来讲，最宜将理论化为闲话，将专业术语藏入闲说，通篇不去定义“世俗”，使听者容易听。

小说出版常会有事件，消息登在报纸杂志的社会版，有促销的作用，例如《废都》，例如先锋文学，例如王朔，例如“稀粥”，例如“女人”，将当场的随问随答收集起来，态度是批点。在不习惯批点的人听来，会认为是褒贬。

出版社对简体字版有所修改，好事者不妨将之与繁体字版对对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这个话题，恐怕很难说清。

一个人能历得多少世俗？又能读得多少小说？况且每一篇小说又有不同的读法。好在人人如此，倒也可以放心来讲。

放心来讲，却又是从何讲起？

世俗里的“世”，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是花样百出。我因为喜欢这花样百出，姑且来讲一讲看。

不妨从我讲起。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

按共和国的“话语”讲，我是“旧中国”过来的人，好在只有半年，所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无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现在兴讲“话语”这个词，我体会“话语”就是“一套话”的意思，也就是一个系统的“说法”。

在共和国的系统里，“历史问题”曾经是可以送去杀、关、管的致命话语，而且深入世俗，老百姓都知道历史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我取名叫个“阿城”，虽说俗气，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几年后去乡下插队，当地一个拆字的人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

回头来说我出生前，共产党从北平西面的山上虎视这座文化名城，虽然后来将北平改回旧称为北京，想的却是“新中国”。

因此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城市出生的许多孩子或者叫“平生”，或者叫“京生”，自然叫“建国”的也不少。一九五六年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学校里重名的太多，只好将各班的“京生”“平生”“建国”们调来换去。

二

大而言之，古代中国虽有“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分，但两千多年是“郡县”的延续，不同是有的，新，却不便恭维。

虽然本无新旧，一旦王朝改姓，却都是称做“创立新朝”，那些典礼手续和文告，从口气上体会，姑且算它做“创立新中国”吧。

次大而言之，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若将“郡县”改为“君主立宪”，也就真是一个新中国，因为这制度到底还没有过，可惜未成。

这之前四年的甲午战争，搞了三十年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日本军舰刚刚换了新锅炉，节速比北洋水师军舰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实力。被动开战，则我旧中国人民不免眼睁睁看到了清廷海军的覆灭，留学英国回来的海军军事人才的折损。

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要大，因为日本二十四年前才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

“戊戌”之后清廷一九〇〇年相应变法，废除科举，开

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改定官制，准备推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倒也按部就班。

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经容闳上议，清廷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费留学生，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学成回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容闳自己则是一八四七年私费留学美国，入了美国籍，再回上海做买办。曾国藩委派他去美国买机器，他则建议清廷办合资公司。

你们看一个半世纪之后，拿了绿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有“古典”可寻的。

其实清廷有一项改革，与世俗之人有切肤的关系，即男人剪辫子。

也是按部就班，先海军，因为舰上机器极多，辫子绞进机器里很是危险，次新军，再次社会。

男人脑后留长辫，是满人的祖法。清廷改革中的剪辫，我认为本来是会震动世俗的，凡夫君子摸摸脑后，个个会觉得天下真要变了。

冲击视觉的形体变化是很强烈的，你们只要注意一下此地无处不在的广告当不难体会。

不过还没有剪到社会这一步，一九一一年，剪了辫子的新军在武昌造成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以当时四万万的人口来说，可算得是少流血的翻新革命。

秦始皇征战六国，杀人无算，建立一统的郡县制，虽然传递了两千年，却算不得善始。两千多年后，清帝逊位，可算得善终吧。

凡以汉族名分立的王朝，覆灭之后，总有大批遗民要

恢复旧河山，比如元初、清初。

民初有个要复清的辫帅张勋，乃汉军旗，是既得满人利益的汉人。另一个例子是溥仪身边的汉人师傅郑孝胥。

日本人在关外立满洲国，关内的满人并不蜂拥而去。满族本身的复辟欲望，比较下来，算得澹泊，这原因没有见到什么人说过，我倒有些心得，不过是另外的话题了。

欧洲有个君主立宪小国，他们的虚位皇帝是位科学家，因为总要应付典礼实在无聊麻烦，向议会请废过几次，公民们却不答应。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皇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

设若君皇尚在虚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间可以用来做休息的借口。海峡两岸的死结，君皇老儿亦有面子做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儿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不过这话是用来做小说的，当不得真。

四

若说清逊之后就是新中国，却叫鲁迅先生看出是由一个皇帝变成许多皇帝，写在杂文和小说里面。

冯玉祥将逊位的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中国的近当代史几乎就是一部□□□□□，又是杀人无数，结果故宫博物院现在算是有两个。

你们对中国的近当代史都熟，知道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什么“革命”没有成功？当然是指革命的结果新中国。相同的“志”是什么？当然还是新中国。

国民党共产党有一个相同词汇“新中国”，结果是势不两立的新中国，总也新不到一起去。

以时髦论，恐怕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当时中国要学习的西方文化里的现代派，新而且鲜。

恩格斯“甲午战争”时才逝去，列宁则一直活到一九二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震动世界，建立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制度，不管后果如何，总是“新”吧？

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

也就因此，我们看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经济和政治运动，起码话语中的毛泽东不断扫除一切的旧，是要建立一个超现实的新中国。

这些旧，包括戊戌变法甚至辛亥革命，算算到一九四九年还不够五十年，从超现实的概念上来说，却已经旧了。

五

你们若有兴趣，翻翻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运动”史，对近百年真是逐个儿清算。

举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为例，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蔡元培胡适之梁漱溟俞平伯再到储安平齐白石，各色人等，正是大陆的近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一梦，好画毛泽东“最新最美的图画”。

齐白石先生幸亏在新中国逝世得早，否则一九六六年有他的好看。

我家离北京宣武门外的琉璃厂近，小时候常去逛，为的是白看画。六〇年代初，荣宝斋挂过一副郭沫若写的对联，上联是“人民公社好”，下联是“吃饭不要钱”，记不清有没有横批，总之是新得很超现实。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吃饭不要钱？

六四年齐白石先生的画突然少了，几乎没有。听知道的人说，有个文化人买了齐白石画的一把扇子，回去研究，一面是农田里牧童骑牛，另一面题诗，最后的一句“劫后不值半文钱”，被认为是齐白石攻击土地改革的铁

证，报到上面内部定案，于是不宜再挂齐白石的画。

到了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横扫的了，还是要横扫，竟持续了十年，□□不时发作，好像疟疾没有除根，总是要打摆子。

六

以一个超现实的新中国为号召，当然凡有志和有热情的中国人皆会趋之，理所当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后诸葛亮，人人可做的。

这个超现实，也是一种现代的意思，中国的头脑们从晚清开始的一门心思，就是为迅速变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着急。凡是标明“现代”的一切观念，都像车票，要搭“现代”这趟车，不买票是不能上的。

看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中国大陆，你就能由直观觉出现实与观念有多大差距，你会问，现代在哪里？超出了多少现实？走马观花，下车伊始就可以，不必调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大陆，你可能会在“艺术”上产生现代的错觉。

六六年六七年的“红海洋”、“语录”歌、“忠”字舞，无一不是观念艺术。想想《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可以谱上曲唱，不靠观念，休想做得出来。你现在请中国最前卫的作曲家为现在随便哪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谱个